生活散记

西红柿酱里的烟火传承

□王鸿梅

在阳泉人的烟火气里,夏秋交替之际,藏着一份独特的民间仪式——手工制作西红柿酱。在外地人看来,用玻璃瓶封存西红柿,节俭中带着几分执拗。但对本地人而言,这一罐罐红彤彤的柿酱,从来不只是佐餐调料。它收纳了夏末的阳光热烈,慰藉了冬日的清冷萧瑟,在岁岁年年的坚守里,沉淀成独属于家乡的烟火温情。

20世纪80年代初,日子过得紧。冬天的饭桌上,翻来覆去就是那老三样:白菜、土豆、萝卜。谁家要是能开一瓶柿酱往面条里一拌,屋里都跟着亮堂。所以每年八月末做柿酱,便成了我家雷打不动的规矩。

那个年代哪有专门的瓶子?全靠攒。父亲喝完酒的啤酒瓶,母亲从卫生所讨回来的输液瓶,一个也舍不得扔。最难的是洗瓶子。母亲搬个小板凳坐在院里,面前放一盆碱水,筷子头上裹上纱布,伸进细长的瓶口里一圈一圈地蹭。瓶底有冲不掉的印子,她就抓把沙子灌进去摇晃,那"沙沙"声能响一下午。

漏斗也是用硬塑料片卷的。母亲一勺勺往里填西红柿丁,堵了的时候再用筷子往下捅一捅。那年月,新鲜蔬菜金贵,多一样是一样。为了丰富口味,也剁点青椒丁、茄子丁、豆角条混进去一起上蒸锅蒸熟。封口最让人头疼,不舍得买新胶皮塞,旧的用几次就松。母亲使劲把塞子按进去,出锅还得缠上好几圈医用胶带,或者用线绳把方便面袋死死扎在瓶口。

有一年,蒸了十二瓶,出锅一瞧,漏了七瓶。母亲没吭气。她把那七瓶挨个撬开倒出来重装,重新上锅。那天从下午忙活到夜里十一点,煤烟熏得她脸颊通红,手背烫得起皮。我蹲在旁边递瓶子,看她一遍遍返工,没听她抱怨一句。煤灰落了她一头,她随手一抹,额角留下一道黑印子。那会儿我不懂,多年后我才懂得,她不是不累,是觉着过日子有些坎儿绕不过去——现在省下的工夫,冬天开瓶时都得找补回来。

母亲切柿子,案板上总黏着一层红汁子,得用丝瓜瓤使劲蹭,不然干了抠都抠不下来。我那时馋,专等锅边掉出来的那块烫柿子肉,趁她不注意塞进嘴里,酸甜滚烫,一抿就化。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她烫果、去皮、切丁,动作不紧不慢。总念叨:"皮要去净,蒂要剔光,装瓶要墩实,封口要拧紧。"那会儿只当是年年逃不掉的累活,如今才体会到岁岁重复里,藏着一个女人对日子的耐心。

后来日子好了,啤酒瓶慢慢退出,输液瓶成了主力。市面上也有了配套的橡胶塞和细漏斗,245克的罐头瓶正好够一家子一顿饭吃。超市里的罐头种类很多,吃完的瓶子洗刷干净,瓶口规整,拧盖顺滑,省事又卫生。

东西在变,做酱的规矩没变。我参加工作后,每到入秋,中午下班回家接着忙。我的活儿从洗瓶子换成了灌装。洗手入厨,把西红柿丁密密实实地填进瓶身,每装一瓶就墩几下,"咚、咚、咚"——那闷响听着心里踏实,像把整个夏天的重量都摁进了玻璃瓶里。我们每年准备三四十个瓶子,中午灌一批,晚上再灌一批,看着柜子塞满了才罢。

母亲老了,眼神不济。她手里攥着柿子,慢吞吞地挑坏果、剪蒂子。我递过去一瓶灌好的,她摸摸瓶口,嘱咐"擦干净点""再拧拧"。还是那些话,说了几十年。有时我嫌烦,回一句"知道了",她不言语,低头接着剪。可我瞅见,她剪下来的蒂子比从前长了半截——眼花了,怕剪不干净,索性多剪一截。

如今,轮到我闺女到了我当年的岁数。一开始她对做酱这事儿不屑,每年这时候总要嘟囔:"妈,现在啥买不着啊?网上那意面酱好吃得很,咱费这劲干啥?"可手里的活儿,她从来没撂下。

去年她在厨房洗瓶子,水声哗哗。我坐在客厅剥蒜,隔着推拉门瞧她。她学着我和我母亲当年的样子,坐在大盆前搓洗柿子,一颗一颗刷干净,整整齐齐码在盆里。开水一烫,刀尖划个十字,皮就卷起来了。有一回撕破了,带下来一块果肉,她噘着嘴重来。那神情,跟我小时候偷吃柿肉被母亲逮住时一样。

我站起身,走到厨房门口。她正攥着一个柿子,大拇指按住蒂部轻轻一旋。那个动作,跟我一模一样,跟我母亲当年也一模一样。我嗓子眼儿忽然发紧,没说话,转身回了客厅。她掏出手机想拍照,手指上沾着汁水,滑了两下没解开锁屏,自嘲地笑了一声,干脆把手机扔一边,接着干活。

柿酱在阴凉处放一周就成了。没添加剂,没流水线,只有太阳和手温。只要不开封,那红色永远鲜亮。等到冬天,外面刮着干硬的西北风,灶上炖一锅面,开一瓶柿酱倒进去搅匀,那股酸甜味儿瞬间就把屋子填满了。

炒白菜时挖一勺,寡淡的菜立马有了滋味;炖牛肉时添一点,汤汁浓得挂勺;做打卤面时热油一泼,酱香直往鼻子里钻。那味道里,有夏天晒透了的甜,有秋天装瓶时的吵闹,有母亲坐在那儿剪果蒂的身影,也有闺女蹲在大盆前洗柿子的背影。

每次开瓶前,我都习惯把瓶子晃几下。闺女笑话我:"妈,你每次都像在求它!"我跟她说,底下稠、上头稀,不晃匀了,底下的好东西就浪费了。这话是我妈当年说的。

我也常装几瓶送朋友。不值钱的东西,可递过去时,朋友接过的那股热乎劲儿,跟接了啥宝贝似的。阳泉人之间,这一瓶酱意味着啥,不用说透。那是交情,是"我自己做的,你尝尝"的那份真心。

如今超市里西红柿酱种类多得是,流水线出来的,味道标准,保质期标得清清楚楚。可我从不去买。那些东西再香,终究缺了灶台边的守候,缺了每年这时候全家老小凑在一起忙活的踏实。流水线能复制酸甜,可复制不了三代人围着一堆瓶子弯腰的光阴。

做柿酱这事,说到底,不是啥了不起的手艺。就是阳泉人过日子的笨办法——把夏天留到冬天,把好时候存着慢慢用。更是家里的老规矩——母亲教我,我教闺女,手把手,一代代。

瓶子换了,人老了,灶台也从土灶变成了煤气灶。可那股酸甜味儿没变,那双翻西红柿的手没变,那晃瓶子时的劲儿没变。

我知道,等冬天第一场雪下来,这瓶柿酱"嘭"一声被旋开——夏天,就跟着那股白气,回来了。

藏书里挖矿

□高保民

因为喜欢阅读,藏书便成了经年累月的坚守。从卧室到客厅、到阳台、到电脑桌旁,书,成了我生活里如影随形的存在。面对这些无处不在的书,老婆免不了抱怨:"咱家里乱的最大根源,就是你的这些书,哪里看了哪里放,没个地头,你在前头看,别人还得跟在你屁股后头拾掇。"我不敢顶嘴,因为理亏。

很早就熟悉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诗中"黄金屋"象征着安身立命的居所,"颜如玉"寄托着对美好姻缘的向往。这首诗,对我的影响铭心刻骨。

而我,所醉心的就是在藏书里挖矿。这是一件有瘾且快乐而不知疲倦的事。

也许是职业使然,我在煤矿干了一辈子,潜意识里早把任何财富,包括精神的,视为可随时开采的矿产。

我着手藏书,始于1981年高中毕业后。那时,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自知不属于"天之骄子",连高考也没参加,就收拾上书回村了。虽然没条件每天上学读书,但若让我把那一堆书扔掉,还是心有不甘。于是,我把它们分门别类,在封面上编了号,整整齐齐藏于立柜、书橱。内心里,这其实是一种坚守,因为相信: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1984年12月,我在农村历练了四年后,考进了机关厂矿,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我常常利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补助,买自己喜欢的书。一些世界名著,比如《茶花女》《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巴达克斯》《鲁滨逊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就是在这个时期购买的。

说起藏书,有些事记忆犹新。2013年夏天,我的藏书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这些书是大学毕业的儿子从太原给我寄回来的。从儿子寄回来的书里,我偷偷圆了回大学梦。

藏书人也有烦恼。某一年,同族为了修家谱,借了我手里唯一一册高氏宗谱去参考。后来他们的谱书编成了,并赠了我一册,但借出的那一册却迟迟要不回来。我催了几次,对方有些不悦,我也急了,差点闹得不愉快。好在最后总算"完璧归赵"。只是从那以后,彼此见面多少有些尴尬,一本书,到底还是在两人之间留下了一点隔阂。

这些年,我的藏书里很大一部分是文友相赠的。比如李晶明老师赠送的《三晋石刻大全·阳泉市盂县卷》这部8开精装、足足3.5千克的大部头,因为需要从中挖掘家乡历史文化,我免不了常常去翻,每一次都受益匪浅。

若论藏书规模,我这点家底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一名喜欢藏书的人,就够了。

值得庆幸的是,通过藏书、通过从藏书里挖矿,我的创作之路收获颇丰。先后在各级征文比赛中多次获奖,参与了《仙人村志》《盂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等书的编纂工作,加入了山西省作家协会。这些成绩,都与多年的藏书积累分不开。

结缘藏书,一路走来,有书相伴的日子,总是充实的。



诗词曲赋

清空我,让风穿过

(外二首)

□泓 泉

合上书页
句子越垒越高
像围墙耸立,遮住整片天空
这堆叠之物,密实、坚硬
再也穿不过一束微光

一个从远方赶来的故事
装不下一个开头、一段结尾的回响
装不下一片月色,铺过来试探纸背

人到中年,我在我的围城里
学习敞开
而谁是那开门的人
书脊绽裂处,纸页一片片苏醒
又有谁能率先侧身
让风穿过字与字的间隙

认出的某行字迹,有多熟悉
一路向北。我曾误认过某个句子
多年之后
在书脊的折痕里醒来,惊讶于它的松弛
可以放下的那么多
标点退去、页码散落、空白舒展
有事物在溢出,轻轻流淌
我再次变薄,薄如蝉翼的纸页

月色从故事的缝隙漏了进来
风从扉页穿了过去
清空我,整个辽阔就住进来了

背 影

写一首关于外婆的诗
眼睛很快就模糊了

巷口处,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目光变得很长、很长
长到能穿过岁月
看到她微驼的轮廓、花白的头发
她一生挑过的担子、走过的风雨
都沉沉地,落在那张旧弓似的脊背上

长到能看见她在煤油灯下
缝补。像旧棉衣般蜷缩
一针一线,她把月光缝了进去

把我儿时滚破的膝盖
全部缝进布纹深处
严严实实的,像从没破过

一个人的燃烧

一个人走在长街
就是所有人走在归途

一个人举起火把
火光里走出另一个自己

一个人躬身播种
秋天从四面八方赶来认领

一个人被风吹散
沙粒中藏着未曾落地的名字

一个人坐在夜里
灯火一盏一盏
替他把人间重新亮起

一个人爱过,也被爱过
便不算潦草地活过

一个人离去
却在另一个人的记忆里
一寸一寸,重新长出骨血

一个人静静地燃烧
火不大,却刚刚
照亮所有经过的名字

一个人的燃烧
足够让整条长街
都认得归途的方向